

壇
經
校
釋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唐] 慧能著 郭朋校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壇經校釋

〔唐〕慧能著
郭朋校釋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
壇經校釋
〔唐〕慧能著
郭朋校釋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3毫米 1/32·6³/₄印張·91千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500冊
統一書號：2018·212 定價：0.71元

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編輯緣起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約自東漢明帝時開始傳入中國，但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玄學結合起來，有了廣泛而深入的傳播。隋唐時期，中國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形成了衆多的宗派，在社會、政治、文化等許多方面特別是哲學思想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時佛教已經中國化，完全具備了中國自己的特點。而且，隨着印度佛教的衰落，中國成了當時世界佛教的中心。宋以後，隨着理學的興起，佛教被宣布爲異端而逐漸走向衰微。但是，佛教的部分理論同時也被理學所吸收，構成了理學思想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直到近代，佛教的思想影響還在某些著名思想家的身上時有表現。總之，研究中國歷史和哲學史，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哲學史，佛教是一項重要內容。佛學作爲一種宗教哲學，在人類的理論思維的歷史上留下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因此，應當重視佛學的研究。

佛教典籍有其獨特的術語概念以及細密繁瑣的思辨邏輯，研讀時要克服一些特殊的困難，不少人視爲畏途。解放以後，由於國家出版社基本上沒有開展佛教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因此，對於系統地開展佛學研究來說，急需解決基本資料缺乏的問題。目前對佛學有較深研究的專家、學者，不少人年事已高，如果不抓緊組織他們整理和注釋佛教典籍，將來再開展這項工作就會遇到更多困難，也不利

於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成長。爲此，我們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初步擬訂了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第一輯）的整理出版計劃。其中，有幾個重要的佛教史籍，有中國佛教幾個主要宗派（天台宗、三論宗、唯識宗、華嚴宗、禪宗）的代表性著作，也有少數與中國佛學淵源關係較深的佛教譯籍。所有項目都要選擇較好的版本作爲底本，經過校勘和標點，整理出一個便於研讀的定本。對於其中的佛教哲學著作，還要在此基礎上，充分吸取現有研究成果，寫出深入淺出、簡明扼要的注釋來。

由於整理注釋中國佛教典籍困難較多，我們又缺乏經驗，因此，懇切希望能夠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使這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二年六月

附：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第一輯）擬目

弘明集（校點）

（梁）僧祐

廣弘明集（校點）

（唐）道宣

出三藏記集（校點）

（梁）僧祐

高僧傳（校點）

（梁）慧皎

- 續高僧傳(校點) (唐)道宣
 宋高僧傳(校點) (宋)贊寧
 法苑珠林(校點) (唐)道世
 中論(校點、注釋) (後秦)鳩摩羅什譯
 肇論(校點、注釋) (晉)僧肇
 大乘起信論(校點、注釋) (梁)真諦譯
 大乘止觀法門(校點、注釋) (陳)慧思
 童蒙止觀(校點、注釋) (隋)智顛
 三論玄義(校點、注釋) (隋)吉藏
 成唯識論(校點、注釋) (唐)玄奘譯
 因明入正理論疏(校點) (唐)窺基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校點、注釋) (唐)法藏
 華嚴金師子章(校點、注釋) (唐)法藏
 華嚴原人論(校點、注釋) (唐)宗密
 禪源諸詮集都序(校點、注釋) (唐)宗密
 壇經(校點、注釋) (唐)慧能

華嚴金師子章校釋

五燈會元(校點)

古尊宿語錄(校點)

(宋)普濟

(宋)蹟藏主

序言

一

按照佛教的傳統說法，佛教的禪宗，是由印度傳來的。在印度，自摩訶迦葉以至菩提達磨，「師資相承」，二十八代，這就是所謂的「西天二十八代」祖師說。在中國，自菩提達磨以至慧能，「師資相承」，共有六代，這就是所謂的「東土六代」祖師說（所以慧能被稱爲「六祖」）。其實，這種說法，只不過是一種宗教傳說而已。核實而論，中國佛教的禪宗，是由慧能創始的；慧能以前，只有禪學，並無禪宗。（因而，通常所謂禪宗中的「南宗」、「北宗」之說，也只不過是一種習而不察的傳說而已。對此，可以參看拙著隋唐佛教第四章第四節。）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創立了禪宗，而慧能之後，禪宗却又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演變。慧能之禪，樸實無文，不加緣飾，徑直倡導「明心見性」，亦即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慧能之後的禪宗，雖仍講究「明心見性」，却平添了許多枝蔓。

晚唐、五代的禪宗五家，雖也都以「明心見性」相標榜，但却宗風不同，門庭各異。「機鋒」、「棒喝」之類飽含意味主義的東西，隨着五家的興起而逐漸取代了慧能之世的比較樸素的「直指」。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爲之一變。

入宋之後，儒士、文僧，向禪者多，不僅語錄日繁，而且大型燈錄也相繼出現。「不立文字」的禪宗，一變而為「不離文字」的禪宗。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又為之一變。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所謂「拈古」、「頌古」——以「拈」、「頌」古代的各種「公案」（總數號稱「千七百則」，一般「拈」、「頌」者則為「百則」），取代了「直指」與「參究」。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又為之一變。北宋克勤，創作評唱，致使禪宗由「直指人心」而演變到「繞路說禪」（克勤語）。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又為之一變。南宋宗杲，提倡「看話禪」（參話頭）——禪宗之「參話頭」，並非始於宗杲，宗杲只不過是加意提倡而已，把禪宗引向了更加蒙昧主義的道路。禪宗思想及其宗風，於是又為之一大變。

元、明、清代，禪宗的主要流派，雖然仍在勉強維持其門庭，但多是在步前人後塵，拾古人餘唾，陳陳相因，每況愈下。甚至變「參」禪為「唸」禪（變「參」話頭為「唸」話頭），終而至於由禪入淨（完全走向慧能禪的反面），徒有禪名。

所以，慧能創立了禪宗，但他並不等於禪宗；同樣，禪宗是由慧能創立的，但它也決不等於慧能。兩者之間，在其基本思想上，即：世界觀上的「真心」一元論——「真如緣起」論，解脫論上的佛性論，宗教實踐上的頓悟思想，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如上所述，隨着時移勢易，兩者之間，却又有着許多的不同。這些不同，正標誌着慧能以後禪宗的發展和演變。

禪宗提倡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思想的理論根據，是解脫論上的「佛性」論。所謂「佛性」論，就是認為：「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都能「成佛」。而且，禪宗還認為：只要「見性」，便可「頓入佛地」。這也就是所謂的「頓悟」說。雖然中國佛教的其它各宗（除三論宗和唯識宗）也都講究「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是，「頓悟」成佛說，却是禪宗所特有的思想。從世界觀的角度說來，這一思想，又表現爲「真心」「元論」——「真如緣起」論：永恆的、絕對的、無所不在、靈明不昧的「真如」——「真心」，是世界本原，宇宙實體。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它派生（緣起）的（這一思想，也是除三論宗、唯識宗之外其它各宗所共有的）。由於一切都是由「真如」派生的，所以，舉「一切」的萬事萬物，本身就是「真如」。所謂「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便是這一思想的具體反映（後期禪宗的泛神論思想，正是這一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禪宗的這一基本思想，也就是慧能（以及壇經）的思想。

在談及慧能的思想時，人們多習慣於把他同金剛經聯繫在一起（注）。這是因爲，據說，慧能在見弘忍以前，曾經聽到過有人唸誦金剛經，而且，「慧能一聞，心便明悟」（法海本壇經第二節）。而在弘忍向他「傳法」時，又向他唸誦了一遍金剛經，以爲「印心」之證。因此，人們認爲，慧能的思想，也就是金剛的思想——至少，金剛思想同慧能思想有着密切關係，在慧能思想裡，有着很大的金剛思想的成份。其實，這不過是一種習而不察的歷史誤會。因爲，金剛，乃般若系經典，它的思想，世界觀上，是「性空緣起」論，思想核心，是「一切皆空」。筆者曾經指出過：古印度般若（三論）系思想的產生，乃是沒落的奴隸

注：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著有金剛經與六祖壇經之研究一書，可惜筆者還不曾看到，不知該書內容如何。

主階級的完全絕望、徹底幻滅的時代反映。對於一個行將滅亡的剝削階級說來，世界已經不屬於他們，等待他們的，只有徹底的滅亡！這種沒落的階級本能，使得他們對於現實世界只能抱着否定一切的虛無態度。般若（三論）系的「一切皆空」思想，正是這種階級情緒的反映。在他們那種非常陰暗的心目中，什麼都是「空」的。他們甚至認為，光講一個「空」字還嫌不夠，他們可以一口氣講出十八個「空」來：「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性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詳見智論第二〇、第三一等卷。在大品般若裡，還有「二十空」之說，前九空相同，後十一空是：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龍樹並且撰寫了十八空論，闡述十八空義。在這「十八空」裡，「內」、「外」等「空」，可說是「空」的現實世界，而「第一義」、「無為」等「空」，則是「空」的彼岸世界——這也正是大品般若所說的：「若當有法勝涅槃者，我說亦復如幻、如夢」（幻聽品）其實，所謂「十八空」（或「二十空」）也者，不過是一些煩瑣之談，一言以蔽之，則「一切皆空」四字足矣。總之，般若系的「空」，是一種全稱否定，是一「空」到底，沒有任何保留的。

而慧能的思想，則世界觀上，他是一位「真心」一元論——「真如緣起」論（它與「性空緣起」論是鍼相對的）者，解脫論上，他是一位佛性論者，宗教實踐上，他則是一位「頓悟」思想的倡導者。這一思想，來源於各種宣揚這類教義的大乘經典。就古印度說來，這一思想，是反映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的願望和情緒的。作為一個新興的剝削階級，爲了愚弄人民羣衆，在需要的時候，他們也會「適當」地

講那麼一些「空」話，例如，在大講佛性論的大般涅槃經裡，居然也能一口氣講出十一種「空」來：「世尊！云何名空？善男子！空者，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爲空，無爲空，無始空，性空，無所有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梵行品）光從字面上看，好像同智論（小品）講的差不多，但其命意，却大不相同。請看涅槃對於「內空」的解釋：「菩薩摩訶薩（按：『菩薩摩訶薩』全稱應爲『菩提薩埵摩訶薩埵』。『菩提薩埵』，義爲『覺有情』；『摩訶薩埵』，義爲『大有情』。『菩薩摩訶薩』，意即『大菩薩』）云何觀於內空？……是內法空，謂無父母、怨親……所有財物，是內法中雖有佛性，而是佛性非內非外。所以者何？佛性常住、無變易故。是名菩薩摩訶薩觀內空。」「外空」、「內外空」、「亦復如是」。而且，涅槃還特別強調：「唯有如來、法、僧、佛性，不在二空。何以故？如是四法，常、樂、我、淨，是故四法，不名爲空。」再看它對於「無爲空」的解釋：「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無爲空？……佛（法、僧、佛性）等四法，非有爲，非無爲；性是善故，非無爲；性常住故，非有爲。是名菩薩摩訶薩觀無爲空。」可以看出，涅槃講「空」是有限制的，它所「空」的，只是一些「世俗」事物，至於「佛性」（甚至佛、法、僧、三寶），則是「常、樂、我、淨」，是「不名爲空」的。可見，涅槃一類的大乘經典所講的「空」，只是一種特稱否定；也就是說，它只「空」現象，不空本體。彼岸性的本體，是「常、樂、我、淨」的，是決不能「空」的。這是可以理解的。原來，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爲了愚弄羣衆，他們也要講些「空」話，以便誘騙羣衆對於由階級壓迫所造成的深重的社會苦難不要計較，不要認真，而要「看破紅塵」，逆來順受（從而也就不會起而造他們的反，起而反抗他們）；而對於他們自己，却不僅要現生富貴，而且要永世享樂。具有「常、樂、我、淨」四

德」的「佛性」論思想，便是適應這種階級需要的時代產物。慧能所承受的，正是這種思想，而決不是什麼「一切皆空」的般若思想。他初見弘忍時的答問，他那「佛性常清淨」的「得法」偈語，以及貫穿於全部壇經的真心一元論——佛性論思想，都清楚地表明了這一思想特點。必須指出：般若「空」宗，同涅槃一類經典的佛性論思想，是分屬於性質不同的兩種思想體系的，決不能把這兩者混同起來，如果把它們混同起來，那就等於混同空、有兩宗！

那麼，慧能在其壇經里，不是確也一再地援引金剛般若來向他的弟子們「說法」嗎？這又應該作何解釋？這，並不難解釋。慧能之與金剛，用慧能的話說，那是慧能「轉」金剛，而不是金剛「轉」慧能。也就是，慧能是在用他的佛性論思想來理解金剛，是「我注金剛」，而不是「金剛注我」。他是在以「有」解「空」，化「空」為「有」（這種情況，在佛教史上是不乏先例的。較突出的，如天台之釋三論，玄奘之「會」有、空）；是金剛慧能化，而不是慧能金剛化。就拿為後人所竄改的「本來無一物」這句偈語來說罷，千百年來，人們認為這就是慧能的思想。其實，只能說它是被誤解了的般若思想，而決不能說它是慧能的思想。我們說「本來無一物」這句偈語所反映的，是被誤解了的般若思想，是因為，所謂「本來無一物」，其實不過是「本無」思想的重複；而「本無」一詞，乃是「性空」一詞的不確切的譯語，它是初期譯經中受了老莊（以及玄學）思想影響的產物。因為，「性空」，是說宇宙萬有，只有假象，並無「自性」，亦即所謂「緣起有，自性空」——「緣起性空」。它比較準確地表達了般若系的基本思想。而「本無」一詞，就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以為它是主張什麼都沒有（同時，它又容易令人把「無」誤解為「本體」——所謂「無在

萬化之前」、「從無出有」等說法，便是這種誤解的表現。其實，般若系所「空」的，只是事物的「自性」（「本體」、「體性」），至於事物的現象，它是承認其爲「緣起有」（假有）的。所以，晉代般若系的「六家七宗」中主張「無在有先」、「有在無後」的「本無宗」，就受到了羅什門下僧肇的批評：「本無者，情尚於無，多觸言以賓無。……此直好無之談，豈順通事實、卽物之情哉！」（肇論不真空論）本來，自從鳩摩羅什譯出般若、三論系的經論之後，「性空緣起」之說，已逐漸爲人們所了解，而帶有時代錯誤的「本無」說，也已不再爲人們所奉持了。不料，這種由於誤解而產生的思想，竟又出現在壇經裡。它不僅是同「佛性」論思想背道而馳的，而且也是同般若系的「性空」之說不相符合的。可見，壇經的首創者，不僅不了解「佛性」論，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說。

至於「本來無一物」這句話，早在宋代就已有有人對它提出過非議了。宋代禪僧黃龍悟新，曾經直截了當地諷刺慧能（因爲悟新也誤信這句話真的是慧能說的了）說：「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人一鉢盂！」（見宗杲正法眼藏卷一。詳見拙著宋元佛教第一章第四節宋代禪宗）悟新諷刺慧能：一方面，「倩人書偈，宣稱『本來無一物』，而同時，却又接受弘忍傳授給他的一隻鉢盂」（這也是據晚出的壇經而說的），難道這「鉢盂」不也是一物嗎？宋代的另一禪僧法演還說過：「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古尊宿語錄卷二二，詳見拙著同上書）「有物先天地」，這不也是同「本來無一物」的思想針鋒相對的嗎？明代的名僧真可，曾明確宣稱：佛門並非「空門」。他說：「世之不知佛、菩薩心者，於經論中見其熾然談空，遂謂佛以空爲道，勝其門曰

「空門」。殊不知衆生「有」病若愈，則佛、菩薩之「空」藥亦無所施，「空」藥既無所施，又以妙藥治其「空」病。然衆生膠固根塵之習，雖賴「空」藥而治，「空」病一生，苟微佛、菩薩之妙藥，則「空」病之害，害尤非細。世以佛門爲「空門」者，豈真知佛心哉？（見紫柏全集卷一）「空病之害，害尤非細。」這就是說，如果執認「佛門」爲「空門」，其爲「害」也，甚於執「有」！明代的另一名僧德清，還提出了「空非絕無」的命題。他說：「所謂空，非絕無之空，正若俗語謂『旁若無人』，豈旁真『無人』耶？第高舉著眼中不有其人耳。……佛說『空』字，乃破世人執著以爲實有之謂，非絕無、斷滅之謂也。……是所無者妄心耳，豈絕無真心哉！何以爲妄心耶？境執著不化者是，何以爲真心？不取身心境界之相，了了常知、靈然寂照者是。……斯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物既不能礙人，人又何礙於物耶？」（見憨山夢游全集卷一）

二示周子寅「所無者妄心耳，豈絕無真心哉！」這清楚地表明了，佛教（自然是主張真心一元論——佛性論的大乘佛教）所謂的「空」、「無」，只是就「妄心」（應該還有「妄境」）而說的；若夫「真心」（以及「真境」），則決非「絕無」的。明乎此，則物、我無礙，人、物交融，處染常淨，其樂無窮。可以看出，悟新、法演、真可、德清所表達的這種觀點，正是從慧能那裡一脈相承下來的真心一元論——佛性論的觀點。單就這一根本之點說來，自慧能以至後來的禪宗各家，確乎是基本相同的。雖然有人對這一思想妄加竄改，而且還產生了頗爲廣泛的、混淆視聽的影響，但是，他們並不能從根本上作到這一點。因爲，時移勢易，般若的虛無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沒有得以滋生的適宜土壤（除了魏晉之際也正是由於時代的原因，它曾一度同玄學思想互相影響而得到一個時期的傳播），隋唐之後，尤其如此。慧能及其

禪宗之所以能够傳之長久，正是由於他們所宣揚的那一套真心一元論——佛性論思想適應了時代的需要！

這裡，需要順便說明一個問題。歷來傳說，自達磨以至道信，都是以楞伽「印心」；到了弘忍，改成了以金剛「印心」。其實，這都不過是一些宗教傳說而已，並不一定確是史實。爲了說明問題，讓我們從神會語錄裡節引一些資料，以資參證。在神會語錄（據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本）第五〇至五五節裡，有如下的「記載」：達摩大師，乃依金剛般若經，說如來知見，授與慧可。……大師云：金剛經一卷，直了成佛。汝等後人，依般若觀門修學，不爲一法，便是涅槃；不動身心，成無上道。「北齊可禪師，……時年四十，奉事達磨，經於九年，聞說金剛般若波羅經，言下證如來實無有法即佛菩提……」。「於時際（按：『際』，係『臻』字的俗寫）禪師奉事，首末六年，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言下便悟。受持、讀誦此經，卽爲如來知見。」於時信禪師，年十三，奉事經九年，師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言下便證實無有衆生得滅渡者。」於時忍禪師，年七歲，奉事經三十餘年，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言下便證最上乘法，悟寂滅忍。」於時能禪師，奉事經八個月，師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言下便證。……能禪師過嶺至韶州，居漕溪，來住（按：『住』，疑當作『往』）四十年，依金剛經，重開如來知見。四方道俗，雲奔雨至，猶如月輪處於虛空，頓照一切色像。……按照這一說法，則從達磨以至弘忍，都是依金剛經，說如來知見。原來流傳的那種以楞伽相傳授的說法，就這樣被輕易地否定了。胡適據此得出結論說：「……神會很大膽的全把金剛經來替代了楞伽經。楞伽宗的法統是推翻了，楞伽宗的『心要』也掉換了。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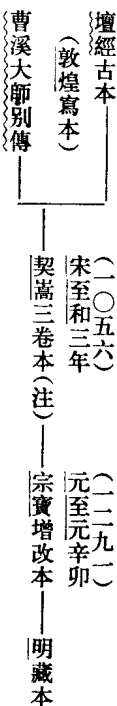
慧能、神會的革命，不是南宗革了北宗的命，其實是一個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册楞伽宗考一文的結尾）根據神會（或者神會系統的人）的虛構，胡適還虛構出了一個「般若宗」（和「楞伽宗」）。慧能的禪宗，居然變成了「般若宗」！如果說神會是「很大膽」的話，那麼，胡氏也够「很大膽」的了！這些「很大膽」的神話，向我們表明：原來的楞伽「印心」說，固然只不過是一種宗教傳說，而後來的那種金剛「印心」說，同樣也不過是一種宗教傳說而已！

三

禪宗，不但在中國佛教史上，而且在中國哲學史上，都具有着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而壇經，則可說是禪宗的「宗經」——禪宗的基本理論陣地。於此可以想見壇經在禪宗史（以及佛教史、哲學史）上所具有的非同尋常的地位和影響。

人們知道，慧能去世之後，壇經幾經竄改，因此，也就相繼出現了幾種不同本子的壇經。

胡適在其壇經考之一裡說：「……我曾細細校勘壇經各本，試作一圖，略表壇經的演變史：



注：胡氏此說，乃是根據宋郎簡六祖壇經序裡所說的「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言。但現存的契嵩本壇經，祇有一卷，「三卷本」的契嵩本壇經，人們沒有見過，恐怕連胡適本人也不曾見過。